

日記文學叢選

日記文學叢選

文言卷

阮无名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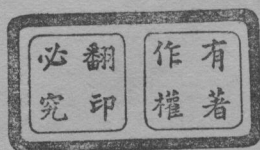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南強書局版

中華民國廿二年六月初版發行

日記文學叢選

文盲卷

實價大洋八角



編者	阮无名
發行者	南强書局
印刷者	南强書局

總發行所
上海北四川路
公益坊卅八號
南强書局

序記

想把自己所收藏的古人日記，挑選出一部分來重付排印，這還是五年以前的事。因人事匆匆，未遑整理，却不料一擱竟是五年。直到今春，纔又喚起對於此事的興味，用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，把全書粗粗編定。付印前後，又幾經更易，幾經修改，到排校竣工，已是中夏的節季了。現在剩下的唯一工作，就是在書的前面寫上一篇序引，來介紹它的內容。但所選日記，在每篇的題名頁裏，都已有過介紹，除去特殊的一部分，沒有更多的話好說，無已，還是一般的談談關於日記的事，並補充一些在「題名頁」裏所沒有說到的話吧。

日記，現在能以找到的，最古的祇有唐李翱的『來南錄』和宋歐陽修的『于役志』。中國日記初期的比較完備的形式，大概是不外乎此。這裏，可以用『來南錄』的一節，作爲

一個證例：

元和三年十月，翱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，四年正月巳丑，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。乙未，去東都，韓退之，石潯川假舟送予。明日，及故洛東，弔孟東野，遂以東野行。潯川以妻疾，自嘈口先歸。黃昏，到景雲山居。詰朝，登上方，南望嵩山，題姓名記別。既食，韓孟別予西歸。戊戌，余病寒，飲葱酒以解表。暮，宿於鞏。庚子，出洛下河，止汴梁口，遂泛汴流，通河於淮。辛丑，及河陰。乙巳，次汴州，疾又加，召醫察脈，使人入盧。又。

這是這一年一月份日記的全部，很簡要的記述行程與主要事件。以下是連續記到六月癸未『至廣州』爲止，共計六個月，字數祇有八四二個。在日記中，這大約是『至簡』的一篇了。

往後的日記，就根據這一形式逐漸發展，清薛福成在『出使日記凡例』裏所指示的，是足以概其全體的。他說：

後世纂日記者，或繁或簡，尙無一定體例。竊謂排日纂事，可詳書所見所聞。如別有心

得，不妨隨手割記，則亭林顧氏『日知錄』之例亦可參用。

記日記或繁或簡，固無定例，但其形式，是不外薛氏所說的兩種的，一種是『排日纂事』式，一種是『隨手割記』式。在兩式之中，前式是較普通的。

在魯迅先生的書裏，曾經兩次的提到『吾鄉李慈銘先生』的日記的事，其間有一句話，是說，從李先生的日記裏，看不到他的內心。這話是真實的。在古人的日記中，很少能令讀者看到他們的內心生活，這當然有封建社會的原因。即使有心理解剖的成分在內，也祇是微微的觸着，如理學家的日記寫上『心浮』兩字完事。近人的日記却不同，大部分纂事固極繁，心理的記述也日富。要考察日記文的發展，到這一階段，是最完備的了。

古人的日記，還有一個特異的現象，就是分日記述行程的日記多，而敘述日常生活的日記少。就存留下來的日記統計，事實上是如此的。這許是因爲私生活無關『經國濟民』，大都不願付印，終至散佚吧。顧復初序方子箴日記，述林文忠公關於日記之言曰：

凡一日，必記所見之人，所值之事，並他一切，撮其大略。後遇來見者，則一翻閱，但總其

端緒，則其餘皆綜貫矣。

古人記日記的目的，主要的大約是不外乎此，備私人的檢考而已。卽有『經國濟民』的記載，在後來，也祇有輯出這一部分，成一冊或數冊的『日記鈔』。這也就無怪乎王湘綺常常的翻讀自己的舊日記，當作溫書了。對於日記寫作者的要求，是決不止此的。從日記裏應該看到作者的私生活，同時，也應該看到當時的社會生活；然而，過往的日記文作者，以這樣態度寫作的，竟是很少很少。今後的日記作者，總該可以向這一方面逐漸的充實吧。

關於日記文許多原理上的，以至於方法上的問題，現在是已經有專書了，這序文裏不再贅述。想繼續談的，是本書選入了的，自己認為很優秀的日記的作者和書的內容。

日記書的名稱，是不一定標着什麼『日記』的，因此，除到直接的看到本書而外，竟不能在目錄上斷定某一部書是日記，雖然認為有相當的可能。『四庫全書』在八年前遊杭

州時，曾經去文瀾閣匆匆的翻閱過幾部，但其間究竟包括了多少日記，是到現在也說不出的。若就已經標明了是日記的書編出目來，那就有下列的二十一種：

西山日記（丁元薦）

北樓日記（無名氏）

是菴日記（楊 擁）

尙書日記（王 樵）

泰昌日錄（楊惟休）

庸齋日記（徐三重）

水東日記（葉 盛）

讀書日記（劉源淥）

使東日錄（董 越）

客杭日記（郭 昇）

使北日錄（鄒佩之）

澗泉日記（韓 澆）

守汴日誌（李光壁）

使西日記（都 絜）

天順日錄（李 賢）

南遷日記（陸 深）

淮封日記（陸 深）

北還錄（陸 深）

南巡日錄（無名氏）

扈從西巡日錄（高士奇）

蘭曹談史日記（熊尙文）

古人的日記的數量，當然還有很多。就是這目錄上的日記也不會止於此數。在一九二八年春，曾經就東方圖書館、涵芬樓所藏的『書目』裏，抄編了一個目錄，總有百數十種；可惜，東方固爲日本帝國主義在一二八時焚毀，我抄編的書目也不知在什麼地方散失了。將來，也許有重行編定更詳細的『日記書目』的機會吧。

上列二十一目中，有元郭畀（天錫）的『客杭日記』一種。此冊已收入本書，係據清厲鶚刪節本。在厲跋中，說明天錫手寫日記，共有四冊，『客杭』係其中的一本，當時頗以不得全書爲憾，想不到付印而後，竟因偶而的機緣，獲得了全書。

先是在『古學彙刊』的目錄中，看到了『郭天錫日記』一目，以爲卽是『客杭日記』，未知留意，祇注意了另外的兩目：『何蟬叟日記』與『吳兔床日記』。那知在城隍廟冷攤上無意中買到了十五冊『古學彙刊』，不僅何吳二人的日記全在，天錫的日記也有兩冊，

真是大喜過望。及至歸後細檢，始知購得的是三四，缺少一二兩卷，又不免惘然。於是繼續去找，終竟不可得。寫信托杭州的友人代留意，亦渺無回音。變計向諸藏書家商借抄寫，經過許多時間，纔輾轉的得到了。這書的訪到，不僅是看到了『客杭日記』的全本，也看到了天錫手寫日記的全部。

『三魚堂日記』清陸隴其著，共四本十卷，同治庚午浙江書局刊本，不知是否全集。集中零種前有張履、姚椿前後序，並有『校勘凡例』四則，校勘者十八人。書係吳縣柳樹芳重刻。書後有柳及楊昌濬跋語，及重印校刊者李慈銘等十九人姓氏。全書內容是：

第一卷：丙午（公車記） 丁未（南旋記）

第二卷：丁未（南游記） 巳酉（隨筆） 巳酉 庚戌（公車記） 壬子（淮遊記）

第三卷：乙卯（公車記） 丁巳（日記）

第四卷：戊午上（長辛店紀程）

第五卷：戊午中（長辛店日記）

第六卷：戊午下（長辛店日記，南旋記）

第七卷：庚酉（赴平湖一次）辛酉（至常熟一次）壬戌（至常熟崑山一次）

第八卷：癸亥（公車記）甲子（真定紀程）

第九卷：乙丑 丙寅 丁卯（以上均真定日記）

第十卷：戊辰（日記）己巳（日記）庚午（公車記）辛未（南旋記）壬申（日

記）（附記：以上有括弧的說明，是編者加的）

全書日期，並非完全連續，以讀書日記成分爲較多。木刻，每頁二十行，行二十二字，全數

二七七頁。

清王士禛所作日記，有下列四種：

蜀道驛程記二卷（康熙十一年七月初一日至十一月初六日）

南來志一卷（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至翌年二月初九日）

北歸志一卷（四月初一至六月十六日）

秦蜀驛程後記二卷（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初三日至七月初一日）

這四種日記，都是紀行的日記，全收在『全集』中，另有木刻單本。計『蜀道』、『秦蜀』各一冊，『南來』、『北歸』並『廣州遊覽小志』合一冊，此外有『隴蜀餘聞』一冊，亦係旅居時雜記。所收者均原刻本。『蜀道』有稿成後二十年付印時所作自序。本文九十頁，頁二十行，行十九字，字大畫細，極美觀，爲其弟子驪等校刊本。『南來』前有太倉黃與堅、番禺 周大均、魏世儼序引。係門人盛符升校本。二十三頁，行字與前同。『北歸』二十頁。『秦蜀』計六十九頁。各書對於名勝古蹟，考證特詳。

清薛福成所作日記，據全集目，除『出使日記』六卷外，尚有『日記續刻』十卷，後者尚未訪得，前者已購得，計六冊。書前有咨文、自序、凡例、各一篇。有名的觀巴黎油畫記、臘人院

記，都是這日記裏的片段。此書每則前有一行題明日期，所記內容，大都是政治、經濟、科學、藝術的隨筆，涉及私生活的部分很少。係木刻本，頁二十行，行二十一字，原刊。全書三三八頁。目錄頁，有「參校」、「采譯」、「繕錄」者八人姓氏。

『甲行日注』八卷，十年前曾購有『荊駝逸史』本，今所得者，爲『嘉樹堂校刊』本。君名爲「木拂」，別署凡數易。順序錄之，有如下列：

第一卷：華桐流。木拂纂（二十頁）

第二卷：雨山游。木拂纂（二十三頁）

第三卷：一字浮。木拂纂（十二頁）

第四卷：一字浮。木拂纂（十頁）

第五卷：茗香客。木拂纂（二十二頁）

第六卷：松雲巢。木拂纂（十九頁）

第七卷：松雲巢木拂纂（十頁）

第八卷：松雲巢木拂纂（九頁）

這是一部明遺民的日記。國亡後的悲憤情緒，坎坷的遭際，讀之令人淚下。此日記，始於乙酉八月二十四日，止於戊子九月二十五日，前後凡四年。在古人日記中，這是很好的一部。每頁二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，字極清晰，全書分訂二本。

『入蜀記』六卷，宋陸游著，『四部叢刊』本。一九二七年八月，自漢口遷居武昌，曾假得本刊本一讀，該本分四卷。在八月八日的日記裏，有這樣的一節：

讀從維寅友人處借來的本刻的放翁『入蜀記』。此書計四卷，『於山川風土，敘述頗爲雅潔，而於考訂古蹟，尤所留意』（四庫全書書錄解題）擇錄二則：

『乾道六年七月十三日。

姑熟溪，溪北土人但謂之姑溪。水色正綠，而澄澈如鏡，纖鱗往來可數。溪南皆漁家，景

物幽奇，兩浮橋悉在城外。其一通宣城，其一可至浙中。姑熟堂最好，得溪山之勝。適有客寓家其間，故不得至。又有一酒樓，登望尤佳。皆城之南也。往時溪流分一支，貫城中，湮塞已久，近歲常浚治，然惟春夏之交暫通，今七月已絕流矣——卷一
七月十四日。

晚晴。開南窗觀溪山，溪中絕多魚，時裂水面躍出，斜日映之，有如銀刀。垂釣挽罟者彌望，以故價甚賤，僮使輩日皆饜飫。土人云：此溪水肥，宜魚。及飲之，水味果甘，豈信以肥故多魚耶？溪東南數峯如黛，蓋青山也——卷一

這兩則是記安徽當塗的景物，很有力的寫出這地方的風土和特產，錄下來以代追憶。

去年，在上海遍購木刊本不得，至本書付印期迫，乃選用今本。今本分六卷，佔『渭南文集』第四十三至第四十八卷，係明華氏活字本影印。頁九行，行十八字，每日首行頂格，餘空一字，與他本同。全文九十五頁。

明歸莊（元恭）的『尋花日記』，在本書中，可說是數一數二的著作。原本後，附有『看花雜詠』卷，頗多佳製，擇錄數首於此，想爲讀者所歡迎。板本等等，詳見書中本篇題名頁，茲不復贅。其詩曰：

探梅歲歲放輕槎，不向山中卽海涯。積雨一句阻遊興，馬鞍山下獨尋花。
看梅五日遍城頭，又作南鄉石浦遊。路近千墩浮佛寺，清香兩岸送輕舟。（以上崑山看梅）

折得名花入膽瓶，未遑宴賞急揚舲；穿城東去膠塘路，昔歲尋花此處停。（東行尋牡丹舟中作）

得花未賞夢餘驚，閉戶中天東井橫。誰道養生禁卯酒，老夫需醉候雞鳴。（夜起玩瓶中諸花口占絕句）

衆芳當秋榮，繽紛復鮮澤。叢叢入磁瓶，簇簇暎英石。殘者輒更換，每日勤擷摘。知交時

送至，與我娛晨夕。花雖非我有，卻得自歡適。燈前當獨酌，對之影不隻。閒時聊一玩，何遽妨決策。雖復適興事，種類有別擇。十數雜花中，主之以翠柏。雖無悅目姿，所取在標格。自哂誠亦迂，素尚不可易。秋風愁殺人，得花怒已釋。賢達諒不禁，從人笑花癖。（衆芳）

『湘綺樓日記』湘潭王壬秋（闔運）作，三十二冊，商務印書館本，後有該館識語：

『湘潭王壬秋先生，爲一代儒宗，所著詩文書牘，行世已久。湘鄉彭君次英藏有先生『湘綺樓日記』遺稿都數十鉅冊。先生生道光初年，登咸豐癸丑賢書。此稿起同治八年己巳，迄民國五年丙辰。凡所記載，有關學術掌故者甚多。先生刻苦勵學，寒暑無間，經史百家，靡不誦習，箋注抄校，日有定課。遇有心得，隨筆記述，闡明奧義，中多前賢未發之覆。講學湘蜀，得士稱聖。自課子女，並能通經，傳其家學。其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之勤劬，日記中皆纖悉靡遺。同光之世，數參大幕。泊乎民國，總領史館，負朝野重望，數十年如一日。其間人物消長，政治得失，先生身經目擊，事實議論，釐然咸在，多有世人